



紫雲園漫筆

二

1 曾 5
20
2



門一節
第20
卷2

紫芝園漫筆卷之二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論語言文者凡十五章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一也都二子文
哉二也孔文子何以摺之文三也文質彬二四也君子博文
學於文五也文行忠信六也父猶人也七文王既沒文不在
斯字八也博我以文為我以禮九也已上在前十篇文學子
游子復十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十一也博學於文重出十
二也以文會友十三也公牀文子可以為文矣十四也則脩
文能以來之十五也已上在後十篇兼言文章者二章夫子

之文章一也。煥字其有文章二也。六皆在前十篇。余嘗以前
十篇琴張記之後十篇原思記之。今復闕全昏其言文者。後
十篇不若前十篇之多。且其為文之體。亦有異同。是以窺
二子之為人。與其學之所造也。夫孔子明言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子不曰道而曰文。贊堯則曰煥字其有文章。稱周則曰
郁。二字文哉。說君子則曰文質彬彬。言學則曰博學於文。以
四教則文為之先。由是觀之。先王之道在文。孔子之教莫先
於文。夫文者何。詩昏禮樂之謂文。仁其標的也。從其成功也。
而心性非所論也。故二十篇略焉。至於孟子則吳於此。故著

七篇而結舌於文。其所論說唯諄。二於心性志氣之類。雖以
仁義為宗旨。然務在卒給。故終日空論。卒入理窟。其於先王
之道。猶北轅適越也。愈驚愈遠。何者。秦斯文故也。嗚呼。文之
為道也。教也。非善學者其誰知之。

孟子之文多。幾論少。叙事子家本色。且尔然其幾論雄偉。確
實。故自可法。間有過舟者。覺之陣厚之氣。其之論語季氏首
章可見矣。其叙事雜見於幾論中者。雖不甚成章。率有可觀。
焉。如子濯孺子一妻一妾二事。乃其成章者。古雅可貴。然亦
不甚難學。至於父母便舜完廩一節。直與典謨逸簡不可諸

子視之其難學者三後知之

自古注昏者委從本文字訓句解故注固不能當朱文本亦不能去注唯郭子玄之注莊子則不然本文不必得注而後明注不必解本文以本文混融注文搆成一家之言古人稱郭子注莊子莊子注郭注子玄之謂也蓋前世未有是作在為奇時後唯程正林之傳周易實得其遺法故朱晦菴云程子易傳不見本文亦自成昏斯語信然余於郭子亦云注昏不必詳說但下一二訓詁令本文可說則可已矣間有簡古難通者略添兩三字以通之亦可以左忌煩瑣本文正

意且不得綏說况余意子大要在使學者思而得之耳漢儒說經莫不皆然予此說杜注尤傳恨其簡略迨乎反復熟荒漸曉大義乃知注之簡略有孟子學者焉如宋儒注經唯恐其不詳欲益學者適遺其害誠可厭哉

宋儒尚究理常言天下無理外之事矣大不然天下固有理外之事亦有事外之理天火能燒物大山之嵐乃生長千火水能載舟弱水乃不能載芥且夫天地万物變化無窮古今事固有可性者記傳所載吾人所見聞實亦不少拒得槩以常理論之哉故曰天下固有理外之事也若以其所不覩疑

之曰決無矣理吾弗信也是所措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水蠶不可興言及虫不可興培寒者也若夫事外之理者有是理而無是之措也且如算士說數大極天地細塵埃莫不計算然至於參黍之下毫忽之末則商婁有所不見工垂有所不能雖欲驗其實何益之以秤度之哉其若大亦然蓋智巧有所不及權度有所不知虽有矣理而無以驗其實由矣推之事皆有之故曰天下亦有事外之理也矣理之所以不可究也水勝火者也一杯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二燥水者也熖々之火不能熬蕩二之水油助火者也火得油而熾以數石

油灌一炬火則滅羽至輕者也積羽一輿則或折軸又有懸水三十仞而弗溺忠信之人強兵百万而弗擊堂二之陣以帝王之尊而不能屈高士之節專生殺之權而不能奪匹夫之志由矣觀之天下之事有理有勢二盛則勝理二強則過勢是故論理不論勢則不達存彥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勢見勢不見理則不順東人之語云勇士之士不橫裂紙然則理之興勢猶衡之有低昂興曰然

有田先生者年高唱道学有梁生者年少頗以文才聞一日梁生謂田先生曰先生說昏淺多答曰七百部許梁生曰如

斯而已子曰寃數之將子部梁生曰博矣意者先生夢見之也聞者解頤

余嘗學醫方於源敬仲子敬仲有言婦人產後小水利者無虞小水溢者疾作之候余謂不特產後凡人小水利者無疾之兆也

兒生未有齒不能食二臟腑未成不能消穀當是收有乳以養之乳乃天造之食也男子八月女子七月而生齒是就口食之候也則當稍二共粥飯而漸減乳蓋乳之養人不若食之有力也及齒生存能食二則當漸乳不可因循久乳之蓋

小兒雖無知而知飲乳不如食二之為美故食必至飽其欲乳者未忘其甘也是故小兒之能食而飲乳猶吾人之飯訖飲酒漿啖餅果也非不可以已也得隴而望蜀耳夫以小兒脾胃嫩弱既食二又飲乳既飲乳又食二蓋不知足也何以保其無傷哉其不成癖癢者幸亦常見當家之兒至五六歲而不漸乳者類多病貧家之兒不幸失母早斷乳者多不病世俗不悟徒謂兒宜多飲乳惑矣

古之為醫者用鍼砭以刺人疾鍼砭之所不及則用湯液治之湯液之所不及則用酒醴行之酒醴之所不及而後用艾

火灸之二二在医方不得已也夫炭火爆層壯士為之駭艾
火之在体其痛甚焉人推樂之但以其能去病患也故為之
爾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陽也地陰也故人身亦具陰陽
之氣火為陽水為陰二陽和調水火不相射則疾病不生是
謂平人若其氣有虧則百邪乘之以厉人是故医者不可不
求其本而治之本者何陰陽是也夫人痛有陰虛有陽虛二
二宜灸陰虛不宜灸何則外火能助內火陰虛必火旺而自
外助之是所謂借寇兵裔盜糧也又小兒純陽老人陰衰皆
不可灸蓋男子十六而精始通女子十四而天癸至矣正陰

生之候也男子精未通女子天癸未至皆為陰未生故謂之
純陽童子耐寒衆人所知亦可以見其為純陽也古人以六
味丸為小兒之良藥所以養陰於未生也而可灸哉且小兒
無知臟腑嫩弱神思未定善驚恐灸之而不堪其痛則啼叫
噪鬧如陷火阮血氣為之錯亂心神為之飛揚藏腑為之損
敗當收未見其害而驚癇之疾所由生也不可不察也唯乳
癖食積非藥餌所難除者姑用之劫之故亦一道也其
它不可妄灸男八二而精虧女七二而經絕矣陰始衰之候
也天無盡之陰養之以其道而且不及况攻之以火寧不促

其尺哉且老人體氣漸衰矣乎小兒日就日將縱堪其痛將
如以勞倦何故非不得已不若毋灸夫灸以治疾無疾弗灸
而世倍多以灸醫未病每歲必及春秋先寒暑灸體中數處
曰既灸矣我無憂見不灸者則以為輕生嗟吾聞以灸治疾
又聞節飲食慎起居以防疾未聞以灸防疾存之時灸不慎
其身者何限雖慎之者灸瘡不絕于身而疾病更作又何灸
之足恃哉易云無妄之藥不可試也矣之謂也惟今之為醫
者亦然不問陰陽不審虛實藥之不效則灸之少灸之不效
則多灸之於是火弥炎上水弥枯竭金為之鑠木為之燒土

為之焦矣謂五臟無生氣不死何候夫火之為物至猛者也
一醫方之有灸猶兵法之有火攻實為下策有不得已而後用
之是故臨疾猶慎之況於不病者乎壯夫猶受其弊况於幼
弱与老羸乎故云灸非善治也嘗見山野之人終身不灸康
健而壽世之為之者醫之妄而倍之愚也

世有邵康節梅花數之層其法分先天後天皆立上下卦以
為本卦而所得全數以六除之奇為動爻就本卦變其一爻
以為之卦又就本卦取互體然後於本卦分體用以之卦及
互體參之考其生剋與和以斷吉凶善占者間有應驗是以

卜家者流信其為邵氏之書夫揲著之卦者有一爻變者有二爻變者有三爻變者有四爻五爻變者有六爻皆變者有全不變者故一卦可以變六十四卦惟如是然後足以盡變化之道而梅花數但取一爻之變故一卦唯可變六卦耳夫未盡易理決非邵氏之昏也後作偽作以誣康節無疑或云然則梅花數間有應驗何也曰易廣矣大矣其中無所不有梅花數虽小亦易之一端也故占當其理則有應驗不足為奇惟其中亦偶然耳何足以斷其昏之可行哉

邵子皇極經世書言天地之始終蓋摺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為一會二萬八百年十一會為一元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闢于子會地闢于丑會人生于寅會十二會而尽一元之數則人物俱滅天地復合閉元會運世猶歲月日時終而復始如循環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者天地之大始終也其說真為虛誕余固弗信也雖然嘗試論之曰夫盤古邈矣堯農尚矣五帝之徒具在記載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夏殷之禮犯宗不足徵也逮乎成周創度文章炳乎其可觀也然以湯武之征伐視唐虞之禪讓何其有慙德也春秋之世二百余年亂臣賊子之多未之前創

止其季也七國爭雄從衡之說作焉天下無君百有餘年
狝裘蒙戎罔所適從前代豈亦有是亂邪秦氏虎狼吞噬四海
武人為干大君於是廢封建為郡縣廢井田為阡陌焚故昏
阮儒士曾桀紂之暴云乎哉是以天意弗共咄嗟滅亡漢祖
以寬厚仁恕而有天下輔以知謀俊人之士易虐以寬兆民
歸心奉文當必世躬行恭儉孝武英主崇儒術明典章禮樂
孝子與西京二百年人才之盛世莫及然自周人視之蓋降
一等矣夫自嬴氏僻辺塞外多事漢由其軌白登之圍殆哉
度之子婁敬獻策知親作備先王御夷之道於茲廢矣武帝

之志干征伐亦自然之勢也漢作寢微衰車庸弱壞成王公
之福幸而世祖神武火征後王顯宗尚文東京之政殆無愧
矣既而桓靈不能董曹為不軌三國不足道晉氏中葉夷狄
亂及實前代所未聞而後世天下胡服之漸也歛人才也
風流可觀器度不及西漢自茲已降南北割拠二百年帝王
之道隱而不見唐與混一六合太宗才兼文武思洽黎庶人
才彬二殆超六代其所制作亦非不美孰謂高宗聚虐武氏
犯難而農子先漢之呂氏之暴未至穢神善武氏乃過之豈
不哀哉明皇文雅而當中興之祚天下方屬望乃內履聚虐

之轍外為奪朱之駟卒喪其位。雖賴忠臣勤王之力，以不日復旧物。然唐室由安遂不復振。狄人內侵，干戈頻動，車駕蒙塵者再三矣。帝位之輕，乃尔。但其所為，詎獨為高乎？後世而可以配古人而已。他不及漢人。雖然天眷無已，紀綱百在。在再歷三百年，抑亦漢之亞也。五季十國，興見戲。何吳趙宋之與。實六天授。然厥君厥臣，皆不及唐典章文物，一無可觀。此以未救世外患，弘多。迨乎中葉，天子為狄之俘，遂客死於漢北。其子若孫，惛不知反。譬及奉昏，稱彼僭号，以敵禮相待。且亟割地以賂之，更歲貢金幣以事之，而不昇免。馬固南渡江

以避其難。於是江北無立錫之地，自四夷失御，未有冠履倒置若此之甚者也。及至蒙古，兼女真以南，侵舉天下為其有。宋主則入于海，卒葬于魚販。夫宋人虽困矣，而世及相傳十餘葉，奄三不絕，三百余年。亦唐人之儔也。其間豈亦無人才可用哉？乃其所為，儒學不由先王之道，不罷洙泗之源。唯理是論，其弊至于興仇共載，天而說誠意正心，奔播流离而說。大學可謂不知務也。安則唐人之所弗為也。夫如是，故赫：神明之邦，變為胡虜，自昏契以來，未之有也。非宋人之為厉階，誰為之者？於斯時，天下之人，非復魯仲連、屈滕、新臣於虜。

延自北疆臭熏天下之鼻百有余年明祖膺錄英武勃興掃
除海內群黎相慶人呼萬歲煥乎文章濟二人才紹宋越唐
遡千西漢真千載之一收也所患蒙古之炆未滅嘉隆以後
徼多事万曆之末漸為韃靼所蠶食崇禎中斤遂得志自明
與中國後冠裳二百余年而後變於夷於是舉宇內髡余之
彰二先聖法度淪喪無余嗟夫天意於茲已矣乎神聖之道
後何收而與哉夫予嘗通論之天下不復古者三一曰周之
後聖人不復出二曰人才不及古三曰世愈降風俗愈澆謹
觀萬古以來天下之勢如下峻坂由斯之言之天地亦有終

哉邵氏所謂一元者其年數置而不論其所謂人物俱滅天
地復合閉者誰知無有矣理哉蒙瀉惑矣始昏所疑以埃末
哲

和韻非古盛唐所無也嚴儀卿云和韻最害人故古人唱酬
不次韻矣夙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矣而酬工遂
至往後有八九和者純初亦為之既悟其非自三十五六自
戒不復為之但享保中兴韓人唱和收以彼國賓也不得已
而姑效其所為矣其後更自失不復為之恨無興同志者耳
嘗怪王弼州之阜熾而未敢禁之於菟苑危言特記其法倍

元微之 白樂天
皮 皮日休 陸 陸龜蒙

習難和如斯夫

東都多火災海內無比上下患之一日同志相聚共言火災之可虞區員武文安曰人家急呼火二猶可為也急呼水二不可為也衆以為信然

徠翁以風流自許人亦興之予謂徠翁有不風流者三焉善飲而惡酒一也不好夜坐二也不喜乘舟三也

易云介于石于菘作如干如色相近或恐古人傳寫之誤未可知也

老而養於子者如賓子既娶婦則如寄食焉

開仲持謂予曰今之諸侯有畜儒臣重其祿列之下大夫之次不責以更事者觀夫儒臣所事不過徒然經史弄文墨為詞章如汝者豈非所謂素餐乎予對曰子嘗親殺人子仲持瞿然曰未也子之先君子若乃祖嘗殺人子曰否我家數世以來不嗜殺人且有曾祖而下幸生于清暇不興于戈之事以故未嘗血刃也然則子何好藏宝刀曰為自衛也曰為自衛也宝刀取其利能斷故獲利刀者靡不飾以金銀盛以錦囊貯以華匣韞匱而藏之若以宝刀為無用而代菜刀則人皆以為至愚夫古人宝于將者為其利也愛養騏驎者以其

為駿也是故干將以其無用而不用切菜根騃雖以其
無千里之用而不以駕鹽車夫切膾如魚則青萍不如常刀
之利馱重輸遠則隸隸不如橐駝之健然不以彼易此何也
以百常刀而不當一青萍百橐駝而不當一隸隸也若子之
言藏宝刀養名馬豈非無用之至乎

李密陳情表稱蜀為偽朝諱者為之不滿余謂密既應晉徵
且受其官是事二姓矣則其稱蜀為偽朝何足怨哉如陶明
不仕劉氏則陳情表不必作然後可以為清節矣密之有是
表乃其所以負蜀也雖然密之孝興其文字吾無間然矣

教自上而下者也故父不慈則子不孝君不仁則臣不忠夫
不義則婦不貞兄不友則弟不悌雖然為人之下亦不可以
不自盡故如父慈而子不孝謂之不子君仁而臣不忠謂之
不臣夫義而婦不貞謂之不婦兄友而弟不悌謂之不弟若
夫君不仁而臣不敢不忠父不慈而子不敢不孝夫不義而
婦不敢不貞兄不友而弟不敢不弟是謂自盡其道故夫人
道在各自自盡自盡之至乎於大舜見之矣

食鹽屬火不可多食素有火者尤宜斟酌本草家言北方人
食不欲鹹而顏完少病古有終身不服鹽而壽高鬚髮不白

者吾見浮屠有飽鹽者亦皆壯健本草之言猶信夫鹽之為物非所以養人也故不可草食但能佐味故嘉穀美菜魚肉之滋而不佐以鹽不能成其美晉云若作和羹亦惟鹽梅尖之謂也是以人家常用不舍凡為飲食佐味不必備鹽則不可闕貴賤豐儉所同也惟人知鹽之有功於飲食而不知其有損於人夫鹽生于海水成于火海水屬火所增陰中之陽也海水不冰可見其屬火鹽煮海水為之煎熬以成非成于火亦難成于火而本于水故其氣濕二能生疾是以嗜鹽之人多有痰癆為甘日口齒之疾縱不早大而造壽域往二有

重聽昏眊牙齒搖落之患或婦苦於年或憾稟受薄少俱置諸無奈何殊不知年高得之固未如之何未老而患之有以致之然後致之二道亦非一途其心所色厚味以攻其內不慎調護以損其外金石猶有礙況人身柔脆何堪久哉故曰戰二競二如隄深淵如後薄冰慎之至也夫酒色厚味人知其害而弗能節之者多欲接之耳惟鹽人所日用而世未知其遺害故余特言矣以告養生者

晉語九
三葉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故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故子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

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
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况君子之學乎太
宰子曰孟子有言曰人不可以無恥二之於人大矣向使范
献子不為笑於魯人其猶未知學矣献子可謂有耻矣夫既
有耻矣不可以無懲但耻而不知懲所以重耻也故云予其
懲而後患有懲之謂也献子可謂有懲矣既耻既懲又徧
戒其所知不亦仁哉一過而三善至焉献子之過也六君子
哉

武文安家所畜雜雞一日忽發邑家人以為不祥尋鳴教邑

後遂不已數日冠漸高尾漸長羽翼隨變遂化為雄與他雄
雞交而生子物怪不可以常理論乃尔

南總海濱有漁人聚焉其廬有一牝狗無牡狗也則有狝之
與交及生子悉狝首狗身昔者在南總親見之徠翁云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杜征南以寤為寐寤其義不明或
解寤生為難產是也但未詳說寤生之所以為難產後世惑
焉余蓋沈思而得其說曰寤與忤與迂同音五故反忤迂皆
訓逆也故寤生即逆產也子生轉身而順為出是為逆莊公
初將逆生故姜氏為之驚亟興收母治之然後乃能轉身而

順下既生姜氏以其初危已為恨遂惡之也然則當通作
迂如次解之文姜始明豈不快哉

僖四年

左氏記楚屈完對齊桓公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
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穀梁則曰菁茅之貢不至則
諾昭王南征不及我將問諸江二傳同記一事穀梁之語不
若左氏之先

古人所謂委質者皆言相見之禮也宋儒以為委棄體質則
是以人臣之節而言大失其義今按委質也質與贊同支義
友相見者所執孟子云出疆必載質是也相見委質猶昏禮

納采委雁也古人初相見必有質非特仕者也家語孔子云
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其義可見矣蓋君臣以
義合者也故曰不可則去若委棄體質則是以身許人矣正
自鬻者比何有不可之去哉宋儒不知禮但執心法是以不
見委質之為禮以質如字讀豈得不誤哉

嘗有一老庖傳藏蘿蔔辛法云九十月取蘿蔔極辛辣者不
拘多少擦層布袋絞汁澄清傾去水留白泥晒乾如葛粉乃
成久藏不敗用時以少許點水竹筴攪勻成沫為度興生蘿
蔔汁無異而辛辣過之

藏生茄法六七月取茄子美好無疾者不物多少以瓦若桶
貯燈油數斗以茄子投其中須要令油沒茄子二二可滾轉
否則茄子兩相附著而壞仍以木板貼之在油面令茄子不
浮出然後蓋定密封其口安置陰處明年春月隨用出之色
味如新全無油氣為妙其油待茄子尽晒之一兩日去水氣
可用点燈無有耗損尽茄子有水是以兴油相推而兩不壞
也

春味收人有名黑眉黑眈黑皆黑醫黑要者後人怪之余意
安益其身有黑因以黑之所在為名也亦驚趨驚亦然特不

言驚之所在耳要之古人真率乃尔

老者有二病一病無樂二病無友其餘皆病年二病日加而
不可除也若無樂兴無友則自作之病不難除也除之二方
莫善於奕二能消日樂也弈者不問貴賤老少而友所以有
友也樂而有友何老之可病哉古人智奕為子於坐隱於老
人之事不其庶乎

酥餠者本邦所製醬名也未詳其始何人造嘗荒南部僧所
藏雜說有云唐僧鑑真來食其而美嘆曰未曾有遂呼為未
曾後人加西倍作味噌从口非安說或然惟未詳其所出耳

古之為曆者不恃其法險收則測驗以求其合後之為曆者
恃法而略於測驗恃法故務精之間或有差則以法未精愈
益攻之自晉何承天唐僧一行孰謂不尽精微乎至於元郭
守敬集諸家之大成為精而又精之授收曆之作殆無遺法
所謂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者其在斯乎然法者一定不易
者也天者不可知者也今其可推而知者恃其常度耳逮其
有變也雖至人何能測之乃恃一定之法而欲使彼合矣吾
恐不能保其無差於求世也善哉杜元凱之言曰日月動物
虽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虽交會而不食者或

有頻交而食者所云日月動物可謂一言以蔽之非知天者
誰能識矣故知日月之為動物則知曆法之不足恃而測驗
之不可廢矣

左傳云是興比周大學云驕泰以失之是以周驕泰並為不
善之目論語則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曰君子
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是周泰字義與左傳大學吳益者
三友友諒居其二又曰君子負而不諒是一諒字義亦不同
矣字義之所以為難知也故於此然後可以窺古人之書
矣

孔子刪故之說出于漢儒。後儒疑之。不為無考。今以傳記百家所稱。所謂逸故者甚少。知孔子所刪及其自散逸者故不多也。且百人所引。與今之故其辭不異。則毛故所傳不失其真也的矣。唯昏則不然。古人所引。與今之昏動有異。全其知今文失於伏氏之口傳。古文撰於壁中。科斗之文也。然則今之尚昏。恐非盡古書之古文也。故學尚昏者。當玩其辭。而其難通者。略不強解。為是若攻句。為之解。則惑矣。

哀辭宜簡而惜。至文廷所載。晉宋誅皆傷於繁文。禮記之至哀。無文。哀公誅孔子。塵三教言而已。古質可貴。唯宋玉招魂。

繁而不殺人。亦不厭近世。如王元美哭李于鈺。排律百二十韻。六牽強以銜。富辭也。惡在其哀死。雖死其才華不可及。要失禮之本矣。

淳屠氏有言曰。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是言甚善。雖吾儒亦然。孔子曰。信而好古。唯信故好。唯好故信。不信不好。二不信。信之與好。相因而信。為之先。雖至人。與處不信。無以能入。信之用大矣哉。或曰。周衰。孔子沒。降自秦漢。諸家紛。各為異說。後世之士。無所適從。如子之言。則今之學者。苟信所聞。而可乎。曰。何可。苟可。苟孔子曰。信而好古。其旨甚明。信古好古。

師古學古行古然而過者未之有也若宋儒者不信而好古者也欲其無差難矣夫

嘗觀古今婦人之賢者宜莫如公子重耳之妻姜氏當公子之安於存而終焉之志也姜氏勸之行其言委曲當理公子而弗聽乃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夫重耳一世之雄也猶且忘大義而偷安於其所樂矣姜氏少婦豈無懷其夫子乃能割愛於大義使其夫卒成大事可不謂賢哉公子退而忍之其能不顛泚乎至於姜氏殺嬖妾是何等果斷令千載之下聞之者虽毅然大丈夫哉亦且為之自失嗟使桓公之子

孫有是婦之賢存其不與乎

論語周比周善而比不善左傳季文子所云比周皆不善國語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姜比也則周比俱善也字義之不可執一乃尔

史記周紀曰刑錯四十余年不用錯猶故也言刑法雖設而無可刑之人故不用也後儒誤以錯為委置之義至於稱昇平曰刑錯之治若然則刑錯四十余年意已足矣不用二字豈非贅瘤乎管子曰号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迂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

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此可以見錯字義焉周紀刑錯興管
子豈吳美哉故凡古美之不明也後儒之謬鮮實為后階不
可不察也

畫所以高物也高物者貴肖水墨不如丹青之肖且彩色可
以養目故興水墨之工不若丹青之拙

医道唯明医昏唯荒素靈唯經先秦古昏也非知古文辭者
不能荒也臆晦之玄與脉理之精微病情之難得治法之多
端苟非致思不能入其旨繁人命所懸其猶可以小技輕之
乎世之業医者率不荒昏其能荒昏者多為儒者流而不屑

為医嗟夫世之無良医不亦宜乎

事君敬則辱矣朋友敬則疏矣敬者褻瀆之意也君臣臣敬
褻而瀆之則取辱之道也朋友亦不可不敬褻而瀆之則見
疏之道也如所謂事君尽礼則無斯辱之患矣如所謂久而
人敬之則無斯疏之患矣子游之言始為臣為友之常者也
胡氏專以諫爭言之謬矣人情虽其所好敬之則厭豈惟諫
爭而已哉

道字之解自漢儒以來其說不一孔安國曰道者謂礼樂也
安最得其要領者也它多未得其正宗儒之說殊為糾謬古

昏唯管子曰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古今說道字莫先為
當焉由是觀之孰謂管仲不知道乎

東坡著管仲論詩仲也臨死語桓公唯言豎刁易牙閔方三
子非人情不可用而不薦一賢者以自代是批左氏而言也
余按管子之昏載其寢疾興桓公端諸臣之為人甚詳蓋以
鮑林賓昏無寗戚孫在四人皆未可以任國政而諄：子稱
隄明之賢足以知政且唱然而嘆曰天之生明以為夷吾古
者也其身死古焉得生哉仲蓋知朋亦不久將死也最後乃
勸桓公必去易牙豎刁閔方公許諾是其言亦有倫序矣仲

已卒後十日朋亦卒公復用夫三子者公卒而奔亂豈非天
子由以觀之何得謂管仲不薦賢以自代乎且何遽疑其昏
子蘓子蓋不信管子故也

信人者人亦為可信焉疑人者人亦為可疑焉故欲信人者
人亦為可信焉疑人者人使人信於我二先信之我信人則
人亦不敢不信於我是乃人之情而天地之性也雖臧獲亦
有是情我信之矣而不信於我是謂凶人不免仁人之誅是
故教自上而下仁由我施之者也古稱女為悅己者容士為
知己者死誠哉

屈建祭屈到宗老以其遺言也薦芟屈建命去之柳子厚非
之蘓子瞻又非柳子厚自是而後論者紛々或附柳子或附
蘓子聞者莫知其所適從以愚觀之二子之論各有所當未
可偏廢亦未可偏執蓋嘗與客論此事客曰何如余曰柳論
存子愛親之情也蘓論仁人敬又之道也柳主子存蘓主子
礼夫芟固微物也然以其所嗜則薦之何害况其遺言子子
木既有羊饋以盡其敬矣又思其所嗜而薦之芟以盡其愛
何不可之有今宗老方且薦之子木遽命去之柳何忍也君
子曰違而道二或有之存則未也矣柳子所以非之也若蘓

子之所去是乃礼之正也蓋屈氏者楚大夫也大夫宗廟之
祭其礼亦重父兄族人少長咸集奔走執事嚴子在位享獻
之具和羹在鼎牲体在俎簠簋有盛筵豆有實莫不悉有法
故乃以其所嗜以其道言真一微物於其間無乃隨干若以
其所嗜不可忘耶則昔人有嗜此甲嗜瘡痂者是為其子如
之何薦之若以其遺言不可違耶則人有乱余如之何一既
從之矣蘓子之論所以作也曰然則二子之論果無歸一之
理子曰皆可行也人之於飲食各有所嗜土地所產其民食
而其之亦各有宜苟無害於礼薦之可也蓋蘓子之於父母

也事死如事生二而嗜之死而薦之六其所也惟祭祀大事
如以小不忍之心犯先王之禮以姑息之愛揚先人之醜豈
六仁人之所不為也故今之人欲從柳子則從之欲從蘓子
則從之自當有時措之宜焉吾何敢為之拊衷哉

老子之徒謂禮為聖人之偽儒者怒之二二可也既怒之矣
則宜勉強行禮乃其所以為儒則以曠達為風流以狂簡為
高致者苟有遵守禮法者笑而排之目為俗士問之則曰禮
者人情而已矣矯情而行豈禮乎哉噫是何言也夫直情而
徑行戎狄之道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

肖者企而及之夫俯而就之者故無所矯情企而及之者未
必無所矯情且如喪禮高子皐泣血三年興魯昭公比及葬
三易哀其間相去遠甚人固有善哀者有不哀者聖人制禮
於喪有擗踊哭泣之事乃使不哀者興善哀者同其哀者也
夫善哀興不哀性也乃使不哀者興善哀者同其哀不矯情
而能然乎且夫矯情去者猶言矯枉也矯枉而成興直者無
異者豈謂習性成安聖人制禮之旨也堯氏蓋於茲有見
遂付以為偽可謂能探其本矣然不知聖人未始揀其偽也
何則偽之善者必有逼真二二之至興真無異譬如學昏令

人日取古人法帖或摹或臨人以其摹臨謂之偽摹臨之至
果與古人不異則以偽視之所謂習貫如自然者也夫偽之
不可以已也五霸之於仁亦猶是也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
知其非者也假猶偽也老氏謂禮偽儒者非之而又惡禮法
之士是其言何自相矛盾乎四惡老氏其實與老氏也嗟乎
儒而惡禮法之士惡在其為儒也予故曰尚曠達者老氏之
徒也

今之學者纔識文字便厭俗事殊不知俗事是人事也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何非人事唐虞之際所謂一日二日一棧者

意亦多倍事後世文苑之士出仕為官上自公卿下至州縣
之更其平日所為非俗事者恐少且今之昏生已縱好文而
其父兄妻妾多是俗人則是居家猶未免俗事若一切厭之
是棄人倫也學文而棄人倫不可以為文矣孔子曰行有余
力則以學文

君子之於事也不問雅俗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

三代以降唯西漢風俗敦厚多禮義之士古質猶存故也東
漢次之而晉以後風俗漸衰如世說所載諸人風流有余而
所謂本之則無者多矣文勝滅質耳夫禮義者人之大端也

古人以礼義為風流後之風流外字是故也

士不可以不風流二二不足以為君子但不可風流太過
風流之過有以傷從古之君子以德為本由禮義而行風流
在其中矣

習文苑者遺禮義講道學者無雅致中斤之從之辭也吾未
不知所以裁之

先王之道謂之文故孔門之教莫先於文然文所以成從也
故四科之目從行居首文學居末所謂從行者學問而成者
也今之言文者乃不知要歸於從矣謂不知本

俗傳威狗方用左手屈五指如數物狀先呼成屈大指令指
頭當小指本節次呼亥屈食指次呼子屈中指次呼丑屈無
名指次呼寅屈小指握大指頭緊之路遭狗吠於袖中行
次則不能害人蓋成狗也寅亮也亮者百獸所畏故狗見亮
而警乃其理也

吊死不及哀非禮也故聞人喪不可不遑往吊之若未得往
則當致昏必欲親往而不得往亦不致昏是以有不及哀之
失故曰奔喪故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